

水滸金傳

(中)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小学读本

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东51B-1

4456
SH2
2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小学读本

水浒传

(中册)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(新)新登字 08 号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小学读本

水浒传

(中册)



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新疆电力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100印张 2333 千字

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7—5631—0730—4/G·416

定价:108.00 元 (共十八册)

目 录

十四、醉打蒋门神	(1)
十五、血溅鸳鸯楼	(16)
十六、铁牛黑旋风	(30)
十七、题诗浔阳楼	(43)
十八、好汉劫法场	(57)
十九、沂岭杀四虎	(66)
二十、三打祝家庄	(80)
二十一、高唐州斗法	(91)
二十二、智赚玉麒麟	(112)
二十三、放冷箭救玉	(127)

十四 醉打蒋门神

武松作别了张青夫妇，自和公人投孟州来，州尹随即帖发本处牢城营安平寨。

武松自到单身房里，早有十数个一般的囚徒来看武松，说道：“好汉，你新到这里，包裹里若有人情的书信并使用的银两，取在手头，少刻差拨到来，便可送与他，若吃杀威棒时，也打得轻。若没人情送与他时，端的狼狈。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，特地报你知道。岂不闻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我们只怕你初来不省得，通你得知。”武松道：“感谢你们众位指教我。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，若是他好问我讨时，便送些与他；若是硬问我要时，一文也没。”众囚徒道：“好汉，休说这话！”古人道：“不怕官，只怕管。在人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。只是小心便好。”

说犹未了，只见一个道：“差拨官人来了！”众人都自散了。武松解了包裹，坐在单身房里。只见那个人走将入来，问道：“哪个是新到囚徒武松？”武松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差拨道：“你也是安眉带眼的人，直须要我开口说。你是景阳冈打虎的好汉，阳谷县做都头，只道你晓事，如何这等不达时务？你敢来我这里，猫儿也吃你打了！”武松道：“你倒来发话，指望老爷送人情与你。半文也没！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！金银有些，留了自买酒吃！看你怎地奈何我！没地里倒把我发回阳谷县去不成？”那差拨大怒去了。又有众囚徒走拢来说道：“好汉，你和他强了，少间苦也！他如今去和管营相公说了，必然害你性命！”武松道：“不怕。随他怎么奈何我，文来文对，武来武对。”正在那里说言未了，只见三

四个人来单身房里叫唤新到囚人武松。武松应道：“老爷在这里，又不走了大呼小喝做甚么？”那来的人把武松一带，带到点视厅前。那管营相公正在厅上坐，五六个军汉押武松在当面。管营喝叫除了行枷，说道：“你那囚徒，省得太祖武德皇帝旧制，但凡初到配军，须打一百杀威棒。我若是躲闪一棒的，不是好汉。从先打过的都不算，从新再打起！我若叫一声，也不是好男子！”两边看的人都笑道：“这痴汉弄死！且看他如何熬？”武松又道：“要打便打毒些。不要人情棒儿，打我不快活！两下众人都笑起来。那军汉拿起棍来，却待下手。只见管营相公身边立着一个人，六尺以上身材，二十四五年纪，白净面皮，三柳髭须，额头上缚着白手帕，身上穿着一领青纱上盖，把一条白绢搭膊络着手。那人便去管营相公耳朵边略说了几句话。只见管营道：“新到囚徒武松，你路上途中曾害甚病来？”武松道：“我于路不曾害！酒也吃得，肉也吃得，饭也吃得，路也走得。”管营道：“这厮是途中得病到这里，我看他面皮才好，且寄下他这顿杀威棒。”两边行杖的军汉低低对武松道：“你快说病。这是相公将就你，你快只推曾害便了。”武松道：“不曾害，不曾害！打了倒干净。我不要留这一顿寄库棒，寄下倒是钩肠债，几时得了！”两边看的的人都笑。管营也笑道：“想是这汉子多管害热病了，不曾得汗，故出狂言。不要听他，且把去禁在单身房里。”

三四个军汉引武松依先送在单身房里。众囚徒都来问道：“你莫不有甚好相识书信与管营么？”武松道：“并不曾有。”众囚徒道：“若没时，寄下这顿棒，不是好意，晚间必然来结果你。”武松道：“他还是怎地来结果我？”众囚徒道：“他到晚，把两碗干黄仓米饭，和些臭鲞来与你吃了。趁饱带你去土牢里去，把索子捆翻，着一床干藁荐把你卷了，塞住了你七窍，颠倒竖在壁边，不消半个更次，便结果了你性命。这个唤做盆吊。”武松道：“再有怎

地安排我？”众人道：“再有一样，也是把你来捆了，却把一个布袋，盛一袋黄沙，将来压在你身上，也不消一个更次便是死的。这个唤土布袋压杀。”武松又问道：“还有甚么法度害我？”众人道：“只是这两件怕人些，其余的也不打紧。”众人说犹未了，只见一个军汉，托着一个盒子入来，问道：“哪个是新配业的武都头？”武松答道：“我便是，有甚么话说？”那人答道：“管营叫送点心在这里。”武松看时，一大旋酒，一盘肉，一盘子面，又是一大碗汁。武松寻思道：“敢是把这些点心与我吃了，却来对付我？我且落得吃了，却又理会。”武松把那旋酒来一饮而尽，把肉和面都吃完了。那人收拾家伙回去了。武松坐在房里寻思，自己冷笑道：“看他怎地来对付我？”看看天色晚来，只见头先那个人又顶一个命子入来。武松问道：“你又来怎地？”那人道：“叫送晚饭在这里。”摆下几般菜蔬，又是一大旋酒，一大盘煎肉，一碗鱼羹，一大碗饭。武松见了，暗暗自忖道：“吃这顿饭食，必然来结果我。且由他！便死也做个饱鬼，落得吃了，恰再计较。”那人等武松吃了，收拾碗碟回去了。不多时，那个人又和一个汉子两个来，一个提着浴桶，一个提一大桶汤来，看着武松道：“请都头洗浴。”武松想道：“不要等我洗浴了来下手？我也不怕他，且落得洗一洗。”那两上汉子安排倾下汤，武松跳在浴桶里面洗了一回，随即送过浴裙手巾，教武松拭了，穿了衣裳。一个自把残汤倾了，提了浴桶去。一个便把藤簟纱帐将来挂起，铺了藤簟，入个凉枕，叫了安置，也回去了。武松把门关上，拴了，自在里面思想道：“这个是甚么意思？随他便了，且看如何。”放倒头便自睡了。一夜无事。

天明起来，才开得房门，只见夜来那个人提着桶洗面汤进来，教武松洗了面，又取漱口水漱了口；又带个篦头待诏来替武松篦了头，绾上髻子，裹了巾帨；又是一个人将个盒子入来，取出

菜蔬下饭，一大碗肉汤，一大碗饭。武松道：“由你走道儿，我且落得吃了。”武松吃罢饭，便是一盏茶。却才茶罢，只见送饭的那个人来请道：“这时不好安歇，请都头去那壁房里安歇，搬茶搬饭却便当。”武松道：“这番来了！我且跟他去，看如何？”一个便来收拾行李被卧，一个引着武松离了单身房里，来到前面一个去处，推开房门来，里面干干净净的床帐，两边都是新安排的桌凳什物。武松来到房里看了，存想着：“我只道送入土牢里去，却如何来到这般去处？比单身房好生齐整！”

武松坐到日中，那个人又将一个大盒子入来，手里提着一注子酒。将到房中，打开看时，排下四般果子，一只熟鸡，又有许多蒸卷儿。那人便把熟鸡来撕了，将注子里好酒筛下，请都头吃。武松心里忖道：“由他对付我，我且落得吃了。”到晚，又是许多下饭，又请武松洗浴了，乘凉歇息。武松自思道：“众囚徒也是这般说，我也这般想，却是怎地这般请我？”到第三日，依前又是哪些送饭送酒。武松那日早饭罢，行出寨里来闲走，只见一般的囚徒都在那里，担水的，劈柴的，做杂工的，却在晴日头里晒着。正是五六月炎天，哪里去躲这热。武松却前叉前手，问道：“你们却如何在这日头里做工？”众囚徒都笑起来，回说道：“好汉，你自不知，我们拨在这里做生活时，便是人间天上了，如何敢指望嫌热坐地！还别有那不人情的，将去锁在大牢里，求生不得生，求死不得死，大铁链锁着，也要过哩！”武松听罢，去天王堂前后转了一遭，见纸炉边一个青石墩，是插那天王纸旗的，约有四五百斤，武松看在眼里，暂回房里来坐地了，自存想，只见那个人又搬酒和肉来。

话休絮烦。武松自到那房里，住了三日。每日好酒好食搬来请武松吃，并不见害他的意。武松心里正委决不下。当日晌午，那人又搬酒食来。武松忍耐不住，按定盒子，问那人道：“你

是谁家伴当？怎地只顾将酒食来请我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小人前日已禀都头说了，小人是管营相公家时梯己人。”武松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每日送的酒食，正是谁教你将来？请我吃了怎地？”那人道：“是管营相公的家里小管营教送与都头吃。”武松道：“我是个囚徒，犯罪的人，又不曾有半点好处到管营相公处，他如何送东西与我吃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如何省得。小管营分付道：‘教小人且送半年三个月，却说话。’”武松道：“却又作怪！终不成将息得我肥胖了，却来结果我？这外鸟闷葫芦教我如何猜得破？这酒食不明，我如何吃得安稳？你只说与我，你那小管营是甚么样人？在哪里曾和我相会？我便吃他的酒食。”那个人道：“便是前日都头初来时，厅上立的那个白手帕包头，络着右手那人，便是小管营。”武松道：“莫不是穿青纱上盖，立在管营相公身边的那个人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管营相公儿子。”武松道：“我待吃杀威棒时，敢是他说了救了我，是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小管营对他父亲说了，因此不打都头。”武松道：“却又跷蹊！我自是清河县人氏，他自是孟州人，自来素不相识，如何这般看觑我？必有个缘故。我且问你，那小管营姓甚名谁？”那人道：“姓施，名恩。使得好拳棒。人都叫他做金眼彪施恩。”武松听了道：“想他必是个好男子。你且去请他出来，和我相见了，这酒食便可吃你的。你若不请他出来和我厮见时，我半点儿也不吃你的！”那人道：“小管营分付人小道：‘休要说知备细。’教小人待半年三个月，方才说知相见。”武松道：“休要胡说！你只去请小管营出来和我相会了便罢。”那人害怕，哪里肯去。武松有些焦躁起来，那人只得去里面说知。

多是时，只见施恩从里面跑将出来，看着武松便拜。武松慌忙答礼，说道：“小人是个治下的囚徒，自来未曾拜识尊颜，前日又蒙救了一顿大棒，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，甚是不当。又没半点儿差遣。正是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。”施恩答道：“小弟久闻

兄长大名，如雷灌耳，只恨云程阻隔，不能够相见。今日幸得兄长到此，正要拜识威颜，只恨无物款待，因此怀羞，不敢相见。”武松问道：“却才听得伴当所说，且教武松过半年三个月却有话说，正是小管营要与小人说甚话？”施恩道：“村仆不省得事，脱口便对兄长说知道。却如何造次说得！”武松道：“管营恁地时，却是秀才要，倒教武松憋破肚皮，闷了怎地过得！你且说正是要我怎地？”施恩道：“既是村仆说出了，小弟只得告诉。因为兄长是个磊丈夫，真男子，有件事欲要相央，除是兄长便行得。只是兄长路远到此，气力有亏，未经完足。且请将息半年三五个月，待兄长气力完足，那时却对兄长说知备细。”

武松听了，呵呵大笑道：“管营听禀：我去年害了三个症疾，景阳冈上酒醉里打翻了一大虫，也只三拳两脚便自打死了，何况今日！”施恩道：“而今且未可说。且等兄长再将养几时，待贵体完完备备，那时方敢告诉。”武松道：“只是道我没气力了！既是如此说时，我昨日看见天王堂前那个石墩，约有多少斤重？”施恩道：“敢怕有四五百斤重。”武松道：“我且和你去看一看，武松不知拔得动也不？”施恩道：“请吃罢酒了同去。”武松道：“且去了回来吃未迟。”两个来到天王堂前，众囚徒见武松和小管营，都躬身唱喏。武松把石墩略摇一摇，大笑道：“小人真个娇惰了，那里拔得动！”施恩道：“三五百斤石头，如何轻视它。”武松笑道：“小管营也信真个拿不起？你众人且躲开，看武松拿一拿。”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脱下来，拴在腰里，把那个石墩只一抱，轻轻地抱将起来。双手把石墩只一撇，扑地打下地里一尺来深。众囚徒见了，尽皆骇然。武松再把右手去地里一提，提将起来，望空只一掷，掷起去离地一丈来高。武松双手只一接，接来轻轻地放在原旧安处。回过身来。看着施恩并众囚徒。武松面上不红，心头不跳，口里不喘。施恩近前抱住武松便拜道：“兄长非凡人也！”

真天神！”众囚徒一齐都拜道：“真神人也！”施恩便请武松到私宅堂上请坐了。武松道：“小管营今番须同说知，有甚事使令我去？”施恩道：“且请少坐，待家尊出来相见了时，却得相烦告诉。”武松道：“你要教人干事，不要这等儿女相，颠倒恁地，不是干事的人了！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，武松也替你去干。若是有些诌佞的，非为人也！”

当时施恩向前说道：“兄长请坐。待小弟备细告诉衰曲之事。”武松道：“小管营不要文文诌诌，拣紧要的话直说来。”施恩道：“小弟自幼从江湖上师父学得些小枪棒在身，孟州一境起小弟一个诨名，叫做金眼彪。小弟此间东门外有一座市井，地名唤做快活林。但是山东、河北客商们，都来那里做买卖，有百十处大客店，三二十处赌坊、兑坊。往常时，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，二者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弃命囚徒，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，都分与众店家和赌坊、兑坊里。但有过路妓女之人，到那里来时，先要来参见小弟，然后许她去趁食。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，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。如此赚钱。近来被这本营内张团练，新从东潞州来，带一个人到此。那厮姓蒋名忠，有九尺来长身材，因此，江湖上起他一个诨名，叫做蒋门神。那厮不说长大，原来有一身好本事，使得好枪棒，拽拳飞脚，相扑为最。自夸大言道：‘三年上泰岳争跤，不曾有对；普天之下，没我一般的了！’因此来夺小弟的道路。小弟不肯让他，吃那厮一顿拳脚打了，两个月起不得床。前日兄长来时，兀自包着头，兜着手，直到如今，伤痕未消。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厮打，他却有张团练那一班儿正军。若是闹将起来，和营中先自折理，有这一点无穷之恨不能报得。久闻兄长是个大丈夫，不在蒋门神之下，怎地得兄长与小弟出得这口无穷之怨气，死而瞑目。只恐兄长远路辛苦，气未完，力未足，因此且教将息半年三月，等贵体气完力足方请商

议。不期村仆脱口失言说了，小弟当以实告。”

武松听罢，呵呵大笑，便问道：“那蒋门神还是几颗头，几条臂膊？”施恩道：“也只是一颗头，两条臂膊，如何有多！”武松笑道：“我只道他三头六臂，我便怕他！原来只是一颗头，两条臂膊。既然没哪吒的模样，却如何怕他？”施恩道：“只是小弟力薄艺疏，便敌他不过。”武松道：“我却不是说嘴，凭着我胸中本事，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汉，不明道德的人！既是恁地说了，如今却在这里做甚么？有酒时，拿了去路上吃。我如今便和你去。看我把这厮和大虫一般结果他。拳头重时打死了，我自偿命！”施恩道：“兄长少坐。待宁尊出来相见了，当行即行，未敢造次。等明日先使人去那里探听一遭，若是本人在家里，后日便去；若是那厮不在家时，却再理会。空自去打草惊蛇，倒吃他做了手脚，却是不好。”武松焦躁道：“小管营！你可知着他了，原来不是男子汉做事。去便去，等甚么今日明日！要去便走，怕他准备！”

正在那里劝不住，只见屏风背后转出老管营来，叫道：“义士，老汉听你多时也。今日幸得相见义士一面，愚男如拨云见日一般。且请后堂少叙片时。”武松跟了到里面。老管营让坐，武松推辞。老管营道：“义士休要如此。愚男万幸，得遇足下，体积故谦让？”武松听罢，唱个无礼喏，相对便坐了。施恩却立在面前。武松道：“小管营如何却立地？”施恩道：“家尊在上相陪，兄长请自尊便。”武松道：“恁地时，小人却不自在。”老管营道：“既是义士如此，这里又无外人。”便教施恩也坐了。仆从搬出酒肴果品盘馔之类。老管营亲自与武松把盏，说道：“义士如此英雄，谁不钦敬！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买卖，非为贪财好利，实是壮观孟州，增添豪杰气象。不期今被蒋门神倚势豪强，公然夺了这个去处，非义士英雄，不能报仇雪恨。义士不弃愚男，满饮此杯，受愚男四拜，拜为长兄，以表恭敬之心。”武松答道：“小人年幼无

学，如何敢受小管营之礼？伍自折了武松的草料！”当下饮过酒，施恩纳头便拜了四拜。武松连忙答礼，结为弟兄。当日武松欢喜饮酒，吃得大醉了，便教人扶去房中安歇。不在话下。

次日，施恩父子商议道：“武松昨夜痛醉，必然中酒，今日如何敢叫他去？且推道使人探听来，其人不在家里。延挨一日，却再理会。”当日施恩来见武松，说道：“今日且未可去，小弟已使人探知这厮不在家里。明日饭后却请兄长去。”武松道：“明日去时不打紧，今日又气我一日！”早饭罢，吃了茶，施恩与武松去营前闲走了一遭，回到客房里，说些枪法，较量些拳棒。看看晌午，邀武松到家里，只具数杯酒相待，下饭按酒，不记其数。武松正要吃酒，只他只把按酒添来相劝，心中不快意。吃了晌午饭，起身别了，回到客房里坐地。只见那两个仆人又来服侍武松洗浴。武松问道：“你家小管营今日如何只将肉食出来请我，却不多将些酒出来与我吃，是甚意故？”仆人答道：“不敢瞒都头说，今早老管营和小管营议论，今日本是要央都头去，怕都头夜来酒多，恐今日中酒，怕误了正事，因此不敢将酒出来。明日正要央都头去干正事。”武松道：“恁地时，道我醉了，误了你大事？”仆人道：“正是这般计较。”仆人少间也自去了。

当夜武松巴不得天明。早起来洗漱罢，头上裹了一顶万字头巾，身上穿了一领土色布衫，腰里系条红绢搭膊，一面腿带护膝，八搭麻鞋。讨了一个小膏药，贴了脸上金印。施恩早来请去家里吃早饭，武松吃了茶饭罢，施恩便道：“后槽有马，备来骑去。”武松道：“我又不脚小，骑那马怎地？只要依我一件事。”施恩道：“哥哥但说不妨，小弟如何敢道不依。”武松道：“我和你出得城去，只要还我无三不过望。”施恩道：“兄长，如何是无三不过望？小弟不省其意。”武松答道：“我说与你。你要打蒋门神时，出得城去，但遇着一个酒店便请我吃三碗酒。若无三碗时，便不

过望子去。这个唤做无三不过望。”施恩听了，想道：“这快活林离东门去有十四五里地，算来卖酒的人家也有十二三家，若要每店吃三碗时，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，才到得那里。恐哥哥醉也，如何使得！”武松大笑道：“你怕我醉了没本事？我却是没酒没本事。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，五分酒五分本事，我若吃了十分酒，这气力不知从何而来。若不是酒醉后了胆大，景阳冈上如何打得这只大虫！那时节，我须烂醉了好下手。又有力，又有势！”施恩道：“却不知哥哥是恁地。家下有的是好酒，只恐哥哥醉了失事，因此夜来不敢将酒出来请哥哥深饮。待事毕时，尽醉方休。既然哥哥原来酒后越有本事时，恁地先教两个仆人，自将了家里的好酒果品肴馔，去前路等候，却和哥哥慢慢地饮将去。”武松道：“恁么却才中我意。去打蒋门神，教我也有些胆量。没酒时，如何使得手段出来！还你今朝打倒那厮，教众人大笑一场。”施恩当时打点了，叫两个仆人先挑食箩酒担，拿了些铜钱去了。施老管营又暗暗地选拣了一二十条大汉壮健的人，慢慢的随后来接应。都分付下了。

且说施恩和武松两个，离了安平寨，出得孟州东门外来。行过得三五百步，只见官道旁边，早望见一座酒肆望子挑出在檐前。看那个酒店时，那两个挑食担的仆人已先在那里等候。施恩邀武松到里面坐下，仆人已自安下肴馔，将酒来筛。武松道：“不要小盏儿吃。大碗筛来，只斟三碗。”仆人排下大碗，将酒便斟。武松也不谦让，连吃了三碗便起身。仆人慌忙收拾了器皿，奔前去了。武松笑道：“却才去肚里发一发。我们去休。”两个便离了这座酒肆，出得店来。此是正是七月间天气，炎暑未消，金风乍起。两个解开衣襟，又行不得一里多路，来到一处，不村不郭，却早又望见一个酒旗儿，高挑出在林树里。来到林木丛中看时，却是一座卖村醪小酒店。

当时施恩、武松来到村坊酒肆门前。施恩立住了脚，问道：“兄长，此间是个村醪酒店，哥哥饮么？”武松道：“遮莫酸咸苦涩，问甚滑辣清香，是酒还须饮三碗。若是无三，不过帘便了。”两个人来坐下，仆人排了果品按酒。武松连吃了三碗，便起身走。仆人急急收了家伙什物。赶前去了。两个出得店门来，又行不到一二里，路上又见个酒店，武松入来，又吃了三碗便走。

武松、施恩两个一处走着，但遇酒店便入去吃三碗，约莫也吃过十来处好酒肆。施恩看武松时，不十分醉。武松问施恩道：“此去快活林还有多少路？”施恩道：“没多了。只在前面，远远地望见那个林子便是。武松道：“既是到了，你且在别处等我，我自去寻他。”施恩道：“这话最好。小弟自有安身去处。望兄长在意，切不可轻敌。”武松道：“这个却不妨。你只要叫仆人送我，前面再有酒店时，我还要吃。”施恩叫仆人仍旧送武松。施恩自去了。

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，再叫过十来碗酒。此时已有午牌时分，天色正热，却有些微风。武松酒却涌上来，把布衫摊开，虽然带着五七分酒，却装做十分醉的，前颠后偃，东倒西歪，来到林子前。那仆人用手指道：“只前头丁字路口，便是蒋门神酒店。”武松道：“既是到了，你自去躲得远着。等我打倒了，你们却来。”武松抢过林子背后，见一个金刚来大汉，披着一领白布衫，撒开一把交椅，拿着蝇拂子，坐在绿槐树下乘凉。

这武松假醉佯颠，斜着眼看了一看，心中自忖道：“这个大汉一定是蒋门神了。”直抢过去。又行不到三五十步，早见丁字路口一个大酒店，檐前立着望竿，上面挂着一个酒望子，写着四大字道：“河阳风月”。转过来看时，门前一带绿油阑干，插着两把销金旗，每把上五个金字，写道：“醉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。”一边厢肉案砧头，操刀的家生，一壁厢蒸作馒头，烧柴的厨灶。去

里面一字儿摆着三只大酒缸，半截埋在地里，缸里面各有大半缸酒。正中间装列着柜身子，里面坐着一个年纪小的妇人，正是蒋门神初来孟州新娶的妾。原是西瓦子里唱说诸般宫调的顶老。

武松看了，眯着醉眼，径奔入酒店里来，便去柜身相对一副座头上坐了，把双手按着桌子上，不转眼看那妇人。在柜身里那妇人瞧见，回转头看了别处。武松看那店里时，也有五七个当撑的酒保。武松却敲着桌子叫：“卖酒的主人家在哪里？”一个当头的酒保过来，看着武松道：“客人要打多少酒？”武松道：“打两角酒，先把些来尝看。”那酒保去柜上叫那妇人舀两角酒下来，倾放桶里，烫一碗过来，道：“客人尝酒。”武松拿起来闻一闻，摇着头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换将来！”酒保见他醉了，将来柜上道：“娘子，胡乱换些与他。”那妇人接来，倾了那酒，又舀些上等酒下来。酒保将去，又烫一碗过来。武松提起来，呷了一口，叫道：“这酒也不好，快换来便饶你！”酒保忍气吞声，拿了酒去柜边道：“娘子，胡乱再换些好的与他，休和他一般见识。这客人醉了，只待要寻闹相似。胡乱换些好的与他吃。”那妇人又舀了一等上色好的酒来与酒保。酒保把桶儿放在面前，又烫一碗过来。武松吃了道：“这酒略有些意思。”问道：“过卖，你那主人家姓甚么？”酒保答道：“姓蒋。”武松道：“却如何不姓李？”那妇人听了道：“这厮哪里吃醉了，来这里讨野火么？”酒保道：“眼见得是个外乡蛮子，不省得了。休听他放屁。”武松问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酒保说道：“我们自说话，客人你休管，自吃酒。”武松道：“过卖，你叫柜上那妇人下来相伴我吃酒。”酒保喝道：“休胡说！这是主人家娘子。”武松道：“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？相伴我吃酒也不打紧！”那妇人大怒，便骂道：“杀才！该死的贼！”推开柜身子，却待奔出来。

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脱下，上半截揣在腰里，便把那桶酒只一泼，泼在地上，抢入柜身子里，却好接着那妇人。武松手硬，哪里

挣扎得。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胯，一只手把冠儿捏做粉碎，揪住云髻，隔柜身子提将出来，望浑酒缸里只一丢。听得扑通的一声响，可怜这妇人正被直丢在大酒缸里。武松托地从柜身前踏将出来。有几个当撑的酒保，手脚活些个的，都抢来奔武松。武松手到，轻轻地只一提，颠入怀里来。两手揪住，也望大酒缸里只一丢，桩在里面。又一个酒保奔来，提着头只一掠，也丢在酒缸里。再有两个来的酒保，一拳一脚，都被武松打倒了。先头三个人，在三只酒缸里，哪里挣扎得起。后面两个人，在地下爬不动。这几个火家捣子，打得屁滚尿流，乖的走了一个。武松道：“那厮必然去报蒋门神来。我就接将去，大路上打倒他好看，教众人笑一笑。”

武松大踏步赶将出来。那个捣子径奔去报了蒋门神。蒋门神见说，吃了一惊，踢翻了交椅，丢去蝇拂子，便钻将来。武松却好迎着，正在大阔路上撞见。蒋门神虽然长大，近因酒色所迷，淘虚的身子，先自吃了那一惊，奔将来，那步不曾停住，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，又有心来算他。蒋门神见了武松，心里先欺他醉，只顾赶将入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。武松先把两个拳头去蒋门神脸上虚影一影，忽地转身便走。蒋门神大刀，抢将来。被武松一飞脚踢起，踢中蒋门神小腹上。双手按了，便蹲下去。武松一踹，踹将过来，那只右脚早踢起，直飞在蒋门神额角上，踢着正中，望后便倒。武松追入一步，踏住胸脯，提起这醋钵儿大小拳头，望蒋门神脸上便打。原来说过的，打蒋门神扑手：先把拳头虚影一影，便转身，却先飞起左脚，踢中了，便转过身来，再飞起右脚。这一扑有名，唤做“玉环步，鸳鸯脚”。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实学，非同小可！打的蒋门神在地下叫饶。武松说道：“若要我饶你性命，只要依我三件事。”蒋门神在地下叫道：“好汉饶我！休说三件，便是三百件，我也依得！”武松道：“第一件，要你